

國學基
本叢書

後漢書集解 (四)

續修四庫全書

王先謙集解

本國
學基
叢書

後漢書集解

四

商務印書館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後漢書七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雁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

〔集解〕何焯曰志介猶言志略先謙

曰志介猶志節耳

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

續漢書曰舉孝廉爲郎中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

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

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

〔集解〕錢大昕曰案下文靈帝召羣臣會議嵩亦與焉似無出守事或已遷而未之官耶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咸作郎

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

首音式受反

符水呪說呂療病

〔集解〕惠棟曰事詳劉焉傳註

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

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曰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

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

〔集解〕惠棟曰袁紀方作坊

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曰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

〔集解〕通鑑胡注寺門在

京城諸官寺舍之門

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曰

中常侍封譚。徐奉等爲內應。約曰三月五日。

〔集解〕惠棟曰。袁紀云五月乙卯。

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

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曰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

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

皆著黃巾爲標幟。

幟音尺志反又音試

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

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諺賊衆多故以爲名。〔集解〕惠棟曰。陳球後碑云。蜂聚蛾動。仲秋下旬。碑云蛾附。春秋傳蛾

析音蟻。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漢書元帝紀。

蛾羣飛蔽日。揚雄傳。扶服蛾服。皆讀爲蟻。

殺人曰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

將軍。

〔集解〕惠棟曰。袁紀。梁作良。考異據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弟寶。

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

應。京師震動。詔敕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

都尉

大谷報載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集解〕先謙曰廣城官本作廣成

召羣臣會議嵩曰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呂班軍士

〔集解〕通鑑胡注西園廐馬卽綠驥廐馬

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呂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

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

〔集解〕通鑑胡注姓

譜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爲波水將軍子孫以爲氏

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

在衆寡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用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

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

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

田單爲齊將守卽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綵束茅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

其夕

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苳乘城

苳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

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

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

嵩都鄉侯嵩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

西華縣屬汝南

餘賊降散三

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已於倉亭生禽卜已。

〔集解〕惠棟曰：案續漢書卜已爲傳變所獲。

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

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

今貝州宗城縣。〔集解〕先謙曰：注見續

紀。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目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

時，大破之。

〔集解〕惠棟曰：杜預云：雞鳴者，丑也。晡時者，申也。自雞鳴歷平旦，日出隅中，食時，日中日昃，至晡時也。

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

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

〔集解〕先謙曰：官本繫作擊。

角先目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

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

〔集解〕惠棟曰：虞溥江表傳：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典中郎將董卓攻張寶于下曲陽，典作圖誓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將引兵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

由是城守不敢出。時人爲之語曰：郭君圖誓，寶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豹虎。賴我郭君不畏強禦，轉機之閒，敵爲窮寇。猗猗惠君，實完疆土。

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

杜元凱注：左傳

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京觀在恒州鼓城縣西南七里。

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

並屬扶風。

公八千戶，目黃巾旣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目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

今市爲墟。母不保子。今妻失夫。賴得皇甫。今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

〔集解〕先謙曰。官本爾作已是。

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目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

殺。

〔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素廉清。必資用乏也。乃出錢賜之。由是皆樂爲致死。

嵩旣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

漢陽閻忠干說嵩曰。

干謂冒進。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目動。智者因幾。目發。

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目保六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王親受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主。

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目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目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目

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

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指食食我背之不祥又劉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過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

反爲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劉通計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集解）惠棟曰陸賈楚漢春秋云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事項王位不過郎中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巨闕之劍臣背之內愧于心

今主上執弱

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擣足目震風雲叱咤可目興雷電

擣卽磨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

赫然奮發因危抵牾

抵音紙擊也

崇恩曰綏先附振武目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

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目致力女子可使褰裳目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

迅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目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

寶器猶神

器也謂天位也集解惠棟曰九州春秋請呼上帝作乃燎於上帝寶器作神器

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

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

左氏傳韓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言久居

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

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

難目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目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

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

二句皆左傳之辭。

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

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恩威傷發，病死。（集解）惠棟曰：註郡當作部。蘇輿曰：忠恥被衆脅病死，事亦見董卓傳。彼云韓遂等因廢王國而劫忠，與註引英雄記不同。

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

迴鎮長安，目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臨制，

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

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

（集解）顧炎武曰：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中常侍良賈卒，帝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三百戶，是都鄉侯所食之戶。

數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蘇輿曰：案漢世都鄉侯、鄉侯、亭侯，均有封地，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勲（劉瑜傳作宜陽鄉侯，疑是宜陽都鄉侯）、朱瑁、趙忠、呂強，均失載封地。其封鄉侯者，如曹節爲長安鄉侯，籍建爲汝陰東鄉侯，封亭侯者，如興渠爲高望亭侯，曹騰爲費亭侯，州輔爲葉吉成侯（見州輔碑），著地者甚多，而朱雋封都亭侯，千五百戶，未載地名，皆史略文。

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

（集解）洪興祖曰：靈帝紀

作涼州賊王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國此梁字誤

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

人之兵是目先爲不可勝目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之文有餘者動

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龍

順之萬全可保

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

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

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

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

司馬兵法之言

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

蟄有毒

皆左氏傳文

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

衆且走。莫有鬪志。目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目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鄴音歷。集解。惠棟曰。袁紀作邈。又作麗。時在軍

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

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目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

〔集解〕通鑑胡注。嵩討王國時爲督。故曰元帥。杖國威目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

春秋左氏傳曰。莫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集解〕王補曰。通鑑作違命。雖罪。故胡注卓不釋兵爲違命。嵩擅討卓爲專誅。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目聞。帝讓卓。卓

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

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

在洛陽。天子來西。目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

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

〔集解〕通鑑胡注。嵩前不能從兄子驪之言。今又不從衍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

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

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曰大義也。〔實正〕叩

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率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

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曰屈嵩。〔風音調。謂調動也。〕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備音服。說文曰。〕

備牛乘馬。備古服字。今河朔人又有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爲前將軍。嵩爲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遂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

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爲鳳凰耳。〔集解〕汪文臺曰。魏志卓傳注。張璠漢記云。卓抵其手。謂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度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及卓被

誅。曰嵩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曰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日有重耳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

常。尋李傕作亂。嵩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爲郎。嵩爲人愛慎。盡勤。〔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慎。當是曼字。勤又當在。〕

盡字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于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速。集解〕惠棟曰。謝承

書謚爲三公。以身起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于汙馬常折節下士。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目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

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目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目備。雋乃竊母繒帛。

爲規解對。

規被錄占對。雋爲備錢以解其事。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規字公圓。太守唐鳳命爲功曹。鳳中常侍衡之從兄。侍中官專行貪暴。規諫曰。明府以貢薪之才。受剖符之任。所謂力弱不惟顛厥。方今聖治在上。不容秕政。明府以教人之

職。行桀紂之暴。風怒繩規。捶于閤內。鳳後果以檻車徵。華嶠後漢書云。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穆徐。二月行縣。敕諸縣治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出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憮然有愧色。遣功曹賁印綬。檄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穆府君愛馬蹄。不重民力。徑逝不顧。穆一作程。汪文臺曰。御覽八百十四張璠漢記。規作起。母旣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

陽度。尙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目雋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

爲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閒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

〔集解〕惠士奇曰。前書百官志有主章章本也。此主章所生者章奏。

遂得

判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

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

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卽拜雋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

家兵童僕之屬調謂調發

之〔集解〕顧炎武曰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此家兵之證也〔惠棟曰〕案左傳宣十二年傳云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杜預云族家兵此證爲實

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

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

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

多薦雋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

其狀而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

守褚貢

〔補注〕先謙曰官本貢作貢

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

〔集解〕惠棟曰習鑿齒襄陽書舊記云頡字初起郡人也

賊更日趙弘爲

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

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

史記曰：白起，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大良造，攻魏，拔

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郢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

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

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

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自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

〔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修政具，曜兵於西南。

賊悉衆赴之。

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

〔集解〕惠棟曰：時超爲別部司馬。

及徐璆、秦

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自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

造寇，納降無日。勸善討之，足自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因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

得，所自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敕必自出，自

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召孫夏爲帥。還屯宛中。雋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

之。西鄂故城在今鄂州西城縣南。精山在其南。〔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南陽西鄂有精山。朱雋破孫夏處。李吉甫云。山在鄂州南陽縣西北二十七里。先謙曰。西鄂注見陳後傳。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

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召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

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

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謠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集解〕劉歆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何焯曰。錢唐自秦有此名。以唐爲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惠棟曰。錢唐鄉侯也。御覽引錢唐記。此下又云。旣過絕湖漁。一境蒙利。縣遷治餘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名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猶在。又錢塘記云。防海大塘。昔議曹華信義家富。乃議立此塘。云云。注所引有脫文。劉氏刊誤亦未得也。

加位

特進。召母喪去官。

〔集解〕惠棟曰。孔曄會稽記云。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山。漢太尉朱公雋爲光祿大夫。時遭母哀。欲卜墓。此土將露。洛下冢師相地。冢師云。去鄉既遠。歸思常深。忽極目千里。北望京洛。遂繫咽而死。葬山頂。故以爲

名。蘇輿云。光祿大夫非要職。故聽其去官。太傅桓焉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也。

起家復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

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

〔集解〕惠棟曰。魏志作張牛角。博陵人也。

張白騎。劉石。左髭。

〔集解〕先謙曰。惠校本作老髭。惠氏已辯其非。

丈八。

〔集解〕惠棟曰。張瑁